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昆四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三世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待汝裏頭來見鳥即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

師曰酩見鳥本一時拋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眾莫待老僧上來便  
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  
無礙光明各各叅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  
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叅佛光得心法  
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  
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

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嘗致書于濟法師以  
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  
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  
剛三昧等六經闡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  
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  
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  
有代答者復受東都疑禪師八漸之目各廣  
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  
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  
分司東都齋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  
記凡爲文勸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  
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  
徒一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渡者要須船二曰尋  
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立一不全是佛不須  
更覓佛祇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  
山諡性空大師

蘓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

是

二

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  
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  
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  
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  
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  
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  
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凡  
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

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  
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  
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  
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  
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  
嘗於闌闊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  
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  
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  
是  
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  
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  
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  
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  
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

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

曰今日葬不合青鳥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

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

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

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

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 東寺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價應諾師曰是甚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談

###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

昆四

四

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

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麼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常提希釋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

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刺賜紫方袍號圓智

昌

第一四五冊 五燈會元

一五一六〇二

禪師仍勑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童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勑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緝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諡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

龍藏

六〇一

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即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  
見誰頭利不見鑿頭方即

是時僧問鏡古人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叅師曰去汝無佛性山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爲山處得地師曰莫是爲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即不無佛法即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叅瀉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瀉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叅永泰方諭其旨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  
引頸示之立覺代云老兄家放下又子得也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攏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

持木劒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

魔來也以劒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

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

昌黎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

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

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

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

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

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談

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

互果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黃櫱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

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

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

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

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

黃櫱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

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

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

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

九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

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

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

擾攘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  
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  
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  
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  
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  
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  
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  
處師脫草屨躉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  
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  
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  
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擗露柱

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叅師問莫是講  
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  
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  
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  
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  
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  
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  
腳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  
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  
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  
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要道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  
是四  
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  
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問如何是曹谿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劔客須呈劔不是詩人莫說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麼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杖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麼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叅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麼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

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即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

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趣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邪師曰柱杖不在著幕柄聊與三十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眾纔集以柱杖一時打下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眾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

與麼道師曰盜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即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毘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趨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

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不解問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

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龕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麼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餌餽餽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邱乙已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

三四

十三

拓即乾坤大地不拓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度量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祇爲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麼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麼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蟆跨跳上天蚯蚓薙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

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祇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

是四

十四

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

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閻黎因何偷常住果子與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賊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

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

八臘七十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叅美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叅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瓶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閻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是四

十五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六年五月遷化

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

發塔觀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戶人罕

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

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驚脣搘住曰是凡

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

祇要識老兄刻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

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

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祇這便是師問西院此

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

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

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

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祇

得一榦玄覺云甚麼一榦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

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

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

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

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

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

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祇

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

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瘡却我口若言我道即

瘡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時號骨師曰骨判也對機多用此

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

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間性地多昏如

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

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

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

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

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

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

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

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

尋槩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答

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槩曰請相公垂問公

舉前話槩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槩曰在甚麼

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鑒珠曰吾師真善知識

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眾愕

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

請住黃檗山薦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

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

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

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

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

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

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

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

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

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

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

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

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  
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  
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鴻會下數

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  
爲深器之一日問曰閻黎在老僧此間不曾  
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鴻曰  
何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鴻口鴻歎  
曰子真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  
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  
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矗秀澗  
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  
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自爲木禪菴師  
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  
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  
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  
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  
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  
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  
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  
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  
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  
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  
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  
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  
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  
問一切衆生皮裏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裏皮  
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  
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  
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  
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岐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鵠鹙覩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

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擗口令正乃曰如許多特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即端坐而逝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喪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僵曰簸箕有脣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者欺故七間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又

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箋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箋出在甚麼處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

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

昆四

二十

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塋儀廣主具辦諡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鴻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効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滬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滬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甚諭當敢保老兄未微在衆疑此語沙門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

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繹尊爲伊

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腳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昆四未去馬事二十一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

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今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間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東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華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舍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日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費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

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麼曰便請師脫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脫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閻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也曰汝父名甚麼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

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巖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間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麼則請師領話師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祇守甚麼處去來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父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遙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

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即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即道峰休去

潞州涑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叅大鴻得旨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觀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觀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契粥契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纏綻遍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特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相國宋齊邱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

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

曰著不得底聾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縊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柏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裏頭曰畢竟是  
一<sub>是</sub>二師同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臺盤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  
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  
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問珍重

三五

十五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  
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  
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  
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  
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

曰孤峰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  
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

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  
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  
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  
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  
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  
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贖者爲吾討  
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  
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  
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  
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  
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  
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

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

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趣出

師有時驅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

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是四

主六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叅長沙沙

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

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

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

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

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

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

二世僧良父。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督然而起即

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  
於寺西南隅。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音釋

鐸 達各切音必 餠 都括切音餕魚乞切音

度大鈴也

櫞 都括切音櫟

補襥破衣也

屹屹

屹屹

屹屹

屹屹

屹屹

餅 壁吉切音必 餧 都回切音磈蜀饋九

餅餅餅屬人呼蒸餅爲餧

饋 都回切音磈蜀饋九

餅餅餅屬人呼蒸餅爲餧

饋 都回切音磈蜀饋九

餅餅餅屬人呼蒸餅爲餧

饋 都回切音磈蜀饋九

餅餅餅屬人呼蒸餅爲餧

饋 都回切音磈蜀饋九

切音麥 麥通切音麥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麥通鄧切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吃山

自言其先祖有功常

免征役故以爲名

不古文

不古文

不古文

不古文

不古文

不古文

夏

夏